

老子衍

王夫之

老子衍

自序

昔之注《老子》者，代有殊宗，家传异说，逮王辅嗣、何平叔合之于乾坤易简，鸠摩罗什、梁武帝滥之于事理因果，则支补牵会，其诬久矣；迄陆希声、苏子由、董思靖及近代焦竑、李贽之流，益引禅宗，互为缀合，取彼所谓教外别传者以相糅杂，是犹闽人见霜而疑雪，雒人闻食蟹而剥蟊螟也。老子之言曰“载营魄抱一无离”，“大道泛兮其可左右”，“冲气以为和”，是既老之自释矣。庄子曰“为善无近名，为恶无近刑，缘督以为经”，是又庄之为老释矣。舍其显释，而强儒以合道，则诬儒；强道以合释，则诬道；彼将驱世教以殉其背尘合识之旨，而为蠹来兹，岂有既与！夫之察其悖者久之，乃废诸家，以衍其意；盖入其垒，袭其辎，暴其恃，而见其瑕矣，见其瑕而后道可使复也。夫其所谓瑕者何也？天下之言道者，激俗而故反之，则不公；偶见而乐持之，则不经；凿慧而数扬之，则不祥。三者之失，老子兼之矣。故于圣道所谓文之以礼乐以建中和之极者，未足以与其深也。虽然，世移道丧，覆败接武，守文而流伪窃，昧几而为祸先，治天下者生事扰民以自敝，取天下者力竭智尽而敝其民，使测老子之几，以俟其自复，则有瘥也。文、景踵起而迄升平，张子房、孙仲和异尚而远危殆，用是物也。较之释氏之荒远苛酷，究于离披缠棘，轻物理于一掷，而仅取欢于光怪者，岂不贤乎？司马迁曰“老聃无为自化，清静自正”，近之矣。若“犹龙”之叹，云出仲尼之徒者，吾何取焉！岁在旃蒙协洽壮月乙未，南岳王夫之序。

道可道，非常道。【常道无道】名可名，非常名。【常名无名】无名天地之始【众名所出，不可以一名名】；有名万物之母。【名因物立，名还生物】故常无，欲以观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观其徼。【边际也】此两者，同出而异名，【异观同常，则有欲无欲，非分心以应，居中执常，自致妙徼之观】同谓之玄。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一章

【“可”者不“常”，“常”者无“可”。然据“常”，则“常”一“可”也，是故不废“常”，而无所“可”。不废“常”，则人机通；无所“可”，则天和一。夫既有“始”矣，既有“母”矣，而我聊与“观”之；“观

”之者，乘于其不得已也。观于其“异”，则有无数迁；观于其“同”，则有者后起，而无者亦非大始也。然则往以应者见异矣。居以俟者见同矣。故食万物而不尸其仁，入机伪而不逢其锐；知天下之情，不强人以奉己；弃一己之余，不执故以迷新。是以莫能名其功，而字之曰“众妙”，盖其得意以居，开户而历百为之生死者，亦甚适矣夫！】

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。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。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形，高下相盈，音声相和，前后相随。天下之所可知恒也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；【非不令天下知，因其不可知者而已】万物作而弗始，生而弗有，为而弗恃，功成而不居。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。二章

【天下之变万，而要归于两端。两端生于一，故方有“美”而方有“恶”，方有“善”而方有“不善”。据一以概乎彼之不一，则白黑竞而毁誉杂。圣人之“抱一”也，方其一与一为二，而我徐处于中；故彼一与此一为垒，乃知其本无垒也，遂坐而收之。垒立者“居”，而坐收者“不去”，是之谓善争。】

不尚贤，使民不争；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；不见可欲，使民心不乱。是以圣人之治，虚其心，【以无用用无】实其腹，【以有用用有】弱其志，【善入万物】强其骨；【植之以俟】常使民无知无欲。使夫智者不敢为也。为无为，则无不治。【然而物已治矣】三章

【“争”未必起于“贤”，“盗”未必因于“难得之货”，“心”未必“乱”于“见可欲”。万物块处而梦妄作，我之神与形无以自平，则木与木相钻而热生，水与水相激而沕生；而又为以治之，则其生不息。故阳火进，而既进之位，虚以召阴；阴符退，而所退之物，游以犯阳。夫不有其反焉者乎？“虚”者归“心”，“实”者归“腹”，“弱”者归“志”，“强”者归“骨”，四数各有归而得其乐土，则我不往而治矣。夫使之归者，“谁氏”之子？而执其命者何时也？此可以知争哉，而不知者不与于此。故圣人内以之洁身，外以之治世。】

道冲，【“冲”，古本作“盅”，器中虚处】而用之或不盈。【不期不盈，故或之】渊兮，似万物之宗；挫其锐，解其纷；和其光，同其尘【阳用锐而

体光，阴用纷而体尘】。湛兮，似或存。吾不知谁之子，象帝之先。四章

【用者无不盈也，其惟“冲而用之或不盈”乎！用之为数，出乎“纷”、“尘”，入乎“锐”、“光”；出乎“锐”、“光”，入乎“纷”、“尘”。唯冲也，可锐，可光，可纷，可尘，受四数之归，而四数不留。故盛气来争，而寒心退处，虽有亢子，不能背其宗；虽有泰帝，不能轶其先。岂尝歆彼之俎豆，而竞彼之步趋哉？似而象之，因物之不能违，以为之名也。】

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天地之间，其犹橐籥乎？虚而不屈，【屈然后仁】动而愈出。出已必穷多言数穷，仁则必言不如守中。五章

【风生于空，橐待于鼓，相须以成，而器原非用。故同声不必其应，而同气不必其求。是以天不能生，地不能成。天地无以自擅，而况于万物乎？况于圣人乎，设之于彼者，“虚而不屈”而已矣。道缝其中，则鱼可使鸟，而鸟可使鱼，仁者不足以似之也。仁者，天之气，地之滋，有穷之业也。】

谷神不死，【吕吉甫曰：有形与无形合而不死】是谓玄牝。【吕吉甫曰：体合于心，心合于气，气合于神，神合于无，合则不死，不死则不生，不生者能生生，是之谓玄牝】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。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六章

【世之死“谷神”者无限也，登山而欲弋之，临渊而欲钓之，入国而欲治之，行野而欲辟之。而“谷神”者不容死也，可弋，可钓，可治，可辟，而不先物以为功。畴昔之天地，死于今日；今日之天地，生于畴昔；源源而授之，生故无已，而谓之根。执根而根死，因根而根存。“绵绵”若缀乎！“不勤”若废乎！因根以利用者，启“玄牝之门”乎！】

天长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不自生物故能长生。物与俱长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；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无私邪？故能成其私。七章

【夫胎壮则母羸。实登则茎获，其不疑天地之羸且获者鲜也。乃天地不得不食万物矣，而未尝为之食。胎各有元，蓂各有蕾，游其虚中，而究取资于自有。圣人不以身犯难，是后之也；不以身入中，是外之也。食万物而不恩，食于万物而万物不怨。故无所施功，而功灌于苴卤；无所期穗，而德行于曾玄

；而乃以配天地之长久。】
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【人情好高而恶下】故几于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渊，与善仁，言善信，政善治，事善能，动善时。【不著其善，故善】夫唯不争，故无尤。八章

【五行之体，水为最微。善居道者，为其微，不为其著；处众之后，而常得众之先。何也？众人方恶之，而不知其早至也。逆计其不争而徐收之，无损而物何争？而我何尤？使众人能知其所恶者之为善，亦将群争之矣。然而情之所必不然也，故圣人擅利。】

持而盈之，【持之使盈】不如其已；揣而锐之，【揣之使锐】不可长保。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；【固当以不守守之】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。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九章

【善盈者唯谷乎！善锐者唯水乎！居器以待，而无所持也。顺势以迁，而未尝揣也。故方盈，方虚，方锐，方鋹。其不然也，以天为成遂，而生未息；以天为退，而气未缩；何信乎？故鸱夷子皮之遁，得其迹也；郭子仪之晦，得其机也；许繇、支父之逝也，得其神也。迹者，以进为进，以退为退。机者，方进其退，方退其进。其唯神乎！无所成而成，无所遂而遂也。虽然，其有退之迹也，神之未忘乎道，遭之未降处于机也。】

载营魄【营魄者，魂也。载者，魄载】抱一，【三五一】能无离乎？专气致柔，能如婴儿乎？涤除玄鉴，能如疵乎？爱国治民，能无为乎？天门开阖，【生之所自出为天门】能为雌乎？【化至乃受之】明白四达，能无知乎？十章

【载，则与所载者二，而离矣。专之，致之，则不婴儿矣。有所涤，有所除，早有疵矣。爱而治之，斯有为矣。阖伏开启，将失雌之半矣。明白在中，而达在四隅，则有知矣。此不常之道，倚以为名，而两俱无猜，妙德之至也。】

三十辐，共一毂，当其无，【毂中空处】有车之用。埴埴以为器，当其无

，【孟中空处】有器之用。凿户牖以为室，当其无，【户窠空处】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【吴幼清曰：有气以存身，尤物以生气】十一章

【造有者，求其有也。孰知夫求其有者，所以保其无也？经营以有，而但为其无，岂乐无哉？无者，用之藏也。物立于我前，固非我之所得执矣。象数立于道前，而道不居之以自碍矣。阴凝阳融以为人，而冲气俱其间；不倚于火，不倚于符者遇之。仁义刚柔以为教，而大朴俱其间；不倚于性，不倚于情者遇之。胜负得失以为变，而事会俱其间；不倚于治，不倚于乱者遇之。故避其坚，攻其瑕，去其名，就其实，俟之俄顷，而万机合于一。】

五色令人目盲；五音令人耳聋；五味令人口爽；驰骋畋猎，令人心发狂；难得之货，令人行妨。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十二章

【目以机为机，腹以无机为机。机与机为应，无机者，机之所取容也。处乎目与腹之中者，心也。方且退心而就腹，而后可以观物。是故浊不可使有心，清不可使有迹。不以礼制欲，不以知辨志，待物自敝而天乃脱然。】

宠辱若惊，贵大患若身。何谓宠辱若惊？宠为下，【辱至则惊、去则洒然矣。宠至则惊，去之又惊，故较之尤劣】得之若惊，失之若惊，是谓宠辱若惊。何谓贵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，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故贵以身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；爱以身为天下，若可托天下。十三章

【众人纳天下于身，至人外其身于天下。夫不见纳天下者，有必至之忧患乎？宠至若惊，辱来若惊，则是纳天下者，纳惊以自滑也。大患在天下，纳而贵之与身等。夫身且为患，而贵患以为重累之身，是纳患以自桎也。唯无身者，以耳任耳，不为天下任听；以目任目，不为天下任视；吾之耳目静，而天下之视听不荧；惊患去已，而消于天下，是以为百姓履藉而不倾。】

视之不见，名曰夷；听之不闻，名曰希；搏之不得，名曰微。【固自有色声形之常名，故曰三者】此三者不可致诘，【繇后则有，诘之则无】故混而为一。【李约曰：一尚不立，何况于三？】其上不皦，【未有色声形以前，不可分晰】其下不昧。【逮有色声形以后，反而溯之，了然不昧】绳绳兮不可名，【有无相禅相续，何有初终？名有则失无，名无则失有】复归于无物。是谓无状之状，无物之象，是谓惚恍。迎之不见其首，随之不见其后。执古之道

，以御今之有。【古亦始也，今亦有也。李约曰：虚其心，道将自至，然后执之以御群有】能知古始，是谓道纪。十四章

【物有间；人不知其间；故合之，背之，而物皆为患。道无间，人强分其间；故执之，别之，而道仅为名。以无间乘有间，终日游，而患与名去。患与名去，斯“无物”矣。夫有物者，或轻，或重；或光，或尘；或作，或止；是谓无纪。一名为阴，一名为阳，而冲气死。一名为仁，一名为义，而太和死。道也者，生于未阴未阳，而死于仁义者与！故离朱不能察黑白之交，师旷不能审宫商之会，庆忌不能攫空尘之隙，神禹不能暂天地之分。非至常者，何足以与于斯！】

古之善为道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识。夫唯不可识，故强为之容：豫兮若冬涉川；犹兮若畏四邻；俨兮其若客；【吕吉甫曰：不为主也】涣兮其若凌释；敦兮其若朴；旷兮其若谷；混兮其若浊；澹兮其若海；泊兮若无止。孰能浊以静之徐清？孰能安以动之徐生？保此道者，不欲盈。夫唯不盈，故能蔽不新成。【邵若愚曰：能蔽，能不新，能成】十五章

【择妙者众，繇微而妙者鲜。求通者多，以玄为通者希。夫章甫不可以适越，而我无入越之心，则妙不在冠不冠之中，而敢以冠尝试其身乎？而敢以不冠尝试其首乎？又恶知夫不敢尝试者之越不为我适也，坐以消之，则冰可燠，浊可清，以雨行而不假盖，以饥往而不裹粮。其徐俟之也，岂果有黄河之不可澄，马角之不可生哉？天下已如斯矣，而竞名者以折锐为功。久矣，其弃故喜新而不能成也！】

致虚极，【《开元疏》云：致者令必自来，如《春秋》致师之致是已】守静笃。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复。夫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曰静，【非我静之】静曰复命。复命曰常，【不可复渝变】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知常容，【万变可函】容乃公，【不私据善】公乃全，【受物之往】全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没身不殆。十六章

【最下击实，其次邀虚。最下取动，其次执静。两实之中，虚故自然：众动之极，静原自复；不邀不执，乃极乃笃。何以明其然也？万物并作，而芸芸者，势尽而反其所自来也。是故邓林之叶，可无筹而数；千里之雨，可无器而量。犹舍是而有作，其不谓之妄手？故无所有事，而天下为我用，其道不用作而用观。观，目也。观而不作，目亦腹矣。】

太上，不知有之；其次，亲而誉之；其次，畏之；其次，侮之。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。悠兮其贵言。【于己不自信，乃不信天下之固然。且不知怨而尚言，是以召侮】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谓我自然。十七章

【据道于此，疑彼之亦道；据道于彼，疑此之非道：既从而异之，又从而同之，则道乱于二，而苦于一。且乱，且苦，其疑不去。既自以为疑矣，故王者见不亲而忧，霸者遇不畏而怖。其疑不释，遂救之以要言；故始乎诅盟，而终平甲冑。夫使人忘我于自然者，岂其心有不自然哉？信天下之不能越是也，任其迁流而不出于所自来，不爽于所自复，虚赘于天下之上，以待物之自成。是以天下之情，不可因，不可革；太上之治，无所通，无所塞，如老人之师，如尽人之力，而人乃废然而称之曰自然。】

大道废，有仁义；智慧出，有大伪；六亲不和，有孝慈；国家昏乱，有忠臣。【王介甫曰：道隐于无形，名生于不足。李息斋曰：道散则降而生非，伪胜则反而贵道；方其散则见其似而忘其全，及其衰则荡然无余而贵其似，此其所以每降而愈下也】十八章

【栝栢成于匠，而木死于山；罍盎成于陶，而土死于邱。其器是也，而所以饮天地之和者去之也。夫土木且有以饮，而况于人乎？而况于道乎？故利在物而害在己，谓之不全；善在己而败在物，谓之不公。】

绝圣弃智，民利百倍；绝仁弃义，民复孝慈；绝巧弃利，盗贼无有。此三者以为文，不足。【吕吉甫曰：文而非质，不足而非全】故令有所属：见素抱朴，少思寡欲，绝学无忧。十九章

【“绵绵若存”，其有所属乎！故鱼游而水乘之，鸟飞而空凭之。含天下之文者，莫大乎素；资天下之不足者，莫大于朴。以为有，而固未亲乎用；以为无，而人与天之相亲者在此也。缀乎和以致生，是以能长生。离乎和以专用，是以无大用。】

唯之与阿，相去几何？美之与恶，相去若何？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荒兮，其未央哉！众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春登台。我独泊【葩亚切，无为也】兮

，其未兆；沌沌兮，如婴儿之未孩；累累兮，若无所归。众人皆有馀，而我独若遗。我愚人之心也哉！俗人昭昭，我独昏昏。俗人察察，我独闷闷。众人皆有以，而我独顽且鄙。我独异于人，而贵食母。】苏子繇曰：譬如婴儿，无所杂食，食于母而已】二十章

【善恶相倾，繇学而起，故效仁者失智，效智者失仁。既争歧之，又强合之，方且以为免于忧，而孰知一彼一此者之相去不远也？则揖让亦唯，而征伐亦阿也。愤各封之，取快一区；故饫于大牢，不飧他味；厌于春游，不愿他观。口目之用一，而所善者万；心一，而口目之用万；安能役役以奔其趣舍哉，其唯食于母乎！食于母者，不得已而有食，而未尝有所不得已也。故荒未央者可尽，而顽鄙可居。虽然，其所食者虚也，因也。天下畏不仁，而我不敢暴；天下畏不智，而我不敢迷。以雪遁者，唯恐以迹；以棘行者，唯恐以胃。螭婉轻微，而后学可绝；学可绝，而后生不损而物不伤。】

孔德之容，惟道是从。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；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自今及古，其名不去，以阅众甫。【王辅嗣曰：阅自门而出者，一一而数之，言道如门，万物皆自此往也】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？以此。二十一章

【两者相耦而有“中”。“恍惚”无耦，无耦无“中”。而恶知介乎耦，则非左即右，而不得为“中”也？“中”者，入乎耦而含耦者也。虽有坚金，可锻而液；虽有积土，可漂而夷；然则金土不能保其性矣。既有温泉，亦有寒火；然则水火不能守其真矣。不铄而坚于金，不厚而敦于土，不暄而炎于火，不润而寒于水者，谁耶？阅其变而不迁，知其然而不往；故真莫尚于无实，信莫大于不复，名莫永于彼此不易，而容莫美于万一不殊。私天之机，弃道之似，夫乃可字之曰“孔德”。】

曲则全，枉则直，洼则盈，敝则新，少则多，多则惑。【虽立对待，固尚往来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。不自见，故明；不自是，故彰；不自伐，故有功；不自矜，故长。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古之所谓曲则全者，岂虚言哉！诚全而归之。二十二章

【事物之教，有来有往。迎其来，不如要其往；追其往，不如俟其来。而以心日察察于往来者，则非先时，而即后时。先既失后，后又失先，劳劳而愈不得；故小智日见其余，大智日见其不足。大道在中，如捕亡子而丧家珍，瞽

然介马以驰，终日而不遇，则多之为惑久矣。一曰冲，冲曰常。守常，用冲，养曲为全，明于往来之大数也。】

希言自然。故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。孰为此者？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况于人乎？故从事于道者，同于道；德者，同于德；失者，同于失。同于道者，道亦乐得之；同于德者，德亦乐得之；同于失者，失亦乐得之。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。【唯真知道，则一切皆信为自然】二十三章

【天地违其和，则能天，能地，而不能久。人违其和，则能得，能失，而不能同。畅于阳，郁于阴；畅于阴，郁于阳。言过则跲，乐极则悲；一心数变，寢寐自惊。不知广大一同，多所不信，坐失常道，何望自然哉？凡道皆道，凡德皆德，凡失皆失。道德乐游于同，久亦奚渝？喜怒不至，何风雨之愆乎？】

企者不立；跨者不行；自见者不明；自是者不彰；自伐者无功；自矜者不长。其在道也，曰：馀食赘形。【行、形通】物或恶之，故有道者不处。二十四章

【心弥急者机弥失，是弥坚者非弥甚。前机已往，追而缀之，如食已饫而更设。后机未至，强而属之，如形已具而更骈。道数无穷，执偏执余以尽之，宜其憎乎物，而伤乎己也。】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【钟士季曰：廓然无耦曰独立，古今常一曰不改，无所不在曰周行，所在皆通曰不殆】可以为天地母。【可以为者，天下推之而不歉也，非有心于天下】吾不知其名，【不可名，故不知】强字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远，远曰反。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人居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二十五章

【形象有间，道无间。道不择有，亦不择无，与之俱往。往而不息于往，故为逝，为远，与之俱往矣。住而不悖其来，与之俱来，则逝远之即反也。道既已如斯矣，法道者亦乘乘然而与之往来。而与之往来者，守常而天下自复，盖不忧其数而不给矣。“栽营魄，抱一而不离”，用此物也。近取之身，为艮背而不为机目；远取之天地，为大制而不为割割；故可以为天下王。】

重为轻根，静为躁君。【韩非曰：制在己曰重，不寓位曰静；吕吉甫曰：迫而后动，感而后应，不得已而后起，则重矣；无为焉，则静矣】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辘重。虽有荣观，燕处超然。奈何万乘之主，而以身轻天下？轻则失根，躁则失君。二十六章

【有根则有茎，有君则有臣。虽然，无宁守其本乎！一息之顷，众动相乘，而不能不有所止。道不滞于所止，而因所止以观，则道之游于虚，而常无间者见矣。惟不须臾忍，而轻以往，则应在一而违在万，恩在一隅而怨在三隅，倒授天下以柄，而反制其身。故夏亡于牧宫之造，周衰于征汉之舟。以仁援天下而天下溺，以义济天下而天下陷，天下之大，荡之俄顷，而况吾身之内仅有之和乎？】

善行无辙迹，善言无瑕谪；【善行不蹶实，善言不执美】善数不用筹策；【筹策得小忘大】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，【吕吉甫曰：我则不辟，孰能开之】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。【无系无离，如母之于子】是以圣人常善救人，故无弃人；常善救物，故无弃物。是谓袭明。故善人者，不善人之师；不善人者，善人之资。不贵其师，不爱其资，虽智大迷，是谓要妙。二十七章

【我之有明，非明也，又况投明于物，絜其长短以为耀乎？故鸟窒于实，蚓困于空，鱼穷于陆，固其获，而未知不得者之可为得也。我欲胜之，勿往絜之。万物饰其形以相求，或逃其美以相激，咸潜测其根柢，掩而有之，则物投我而我不投物。众实求给，一虚无间，故善恶之意消，而言行闭结之所摄者，要妙不可窥矣。】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【吕吉甫曰：和而不倡】为天下谿。为天下谿，常德不离，复归于婴儿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式。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复归于无极。【无不极而无极】知其荣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。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复归于朴。【吕吉甫曰：守之以为母，知之以为子】朴散则为器，圣人用之，则为官长，【用其未散】故大智不割。二十八章

【或雌或雄，或白或黑，或荣或辱，各有对待，不能相通，则我道盖几于穷，而我之有知有守亦不一矣。知者归清，守者归浊，两术剖分，各归其肖，游环中者可知已。然致意于知矣，而收功于守，则何也？宾清而主浊，以物

极之必反，反者之可长主也。故婴儿可壮，壮不可稚；无极可有，有不可无；朴可琢，琢不可朴。然圣人非于可不可斤斤以辨之。环中以游，如霖雨之灌蚁封，如原燎之灼积莽，无首无尾，至实至虚，制定而清浊各归其墟，赫然大制而已矣。虽然，不得已而求其用，则雌也，黑也，辱也，执其权以老天下之器也。】

将欲取天下而为之，吾见其不得已。天下神器，【天下虽器也，神常流荡之】不可为也，不可执也。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。是以圣人无为，故无败；无执，故无失。夫物或行或随；或嘘或吹；或强或羸；或载或隳。【皆神使之然】是以圣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二十九章

【天下在我，吾何取？我在天下，吾何为，天下如我，吾何欲？我如天下，吾何执？以我测天下，天下神。以天下遇我，天下不神。不神者使其神，而天下乱。神者使其不神，而我安。故穷天下以八数，而去我之三死，则炎火焚林而可待其寒，巨浸滔天而可视其曠。水火失其威，金石丧其守，况有情之必穷而有气之必缩者哉？】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强天下。其事好远。师之所处，荆棘生焉。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。善有果而已，不以取强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骄。果而不得已，果而勿强。【虽在必用兵之时，祸发必克，犹当以五者居】心物壮则老，是谓不道，不道早已。三十章

【最下用兵以杀，其上用兵以生。夫以生生者且赘，而况杀生乎？人未尝不生，而我何劝？又况夫功之门为害之府也，人未尝不生，不能听其生；物未尝不杀，不能恃其杀。须臾之不忍，而自命为果，不已诬乎？故善禁暴者，俟其消，不摧其息；善治情者，塞其息，不强其消；善贵生者，持其消息之间，不犯其消息之冲；虽有患，不至于早已。】

夫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恶之，故有道者不处。君子居则贵左，用兵则贵右。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为上。胜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是乐杀人。夫乐杀人者，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。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偏将军居左，上将军居右，言以丧礼处之。杀人之众，以悲哀泣之，战胜以丧礼处之。三十一章

【与其悲之于后，何如忘之于先；与其以凶礼居功，何如以吉道处无功之地。不能先机，不能择吉，不能因间以有余，所谓“彼恶知礼意”者也。】

道常无名【王辅嗣曰：道无形不系，常不可名】朴虽小，天下莫能臣。侯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宾。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民莫之令而自均。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，夫亦将知止，知止可以不殆。譬道之在天下，犹川谷之于江海。【川谷能成江海，江海不能反川谷。道散而为天下，天下不能反而为道】三十二章

【因于大始者无名，止于已然者有名。然既有名而能止之，则前名成而后名犹不立，过此以往，仍可为大始。天地，质也；甘露，冲也；升于地而地不居功，降自天而天不终有，是既止以后之自然，且莫令而自均，后天之冲，合于先天，况夫未始有夫有止者乎？】

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知足者富。强行者有志。不失其所者久。死而不亡者寿。【富者不必有志，有志者不能乎富。久者有极，寿者无终】三十三章

【以气辅气，以精辅精，自谓“不失其所”，而终归于敝，岂但单豹之丧外，张毅之丧内哉？盖智揣力特以奔其志，有“所”而不能因自然之“所”于无所失也。夫见其精气之非有余，可谓之死；而其中之婉如处女萦如流云者、微妙玄通者未尝亡也。非真用其微明，以屈伸于冲和之至，若抱而不离者，何足以与于斯哉？故有虞氏之法久，而泰氏之道寿；中士之算长，而有道者之生无极；言此者，以纪重玄之绩也。】

大道泛兮，其可左右。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，功成而不有。衣养万物而不为主，可名于小；万物归焉而不为主，可名为大。以其终不自为大，【可名而不为曰终不为】故能成其大。三十四章

【谁能以生恩天地乎，则谁能以死怨天地。天地者，与物为往来而聊以自寿也。天地且然，而况于道？荒荒乎其未有畔也，脉脉乎其有以通也；故东西无方，功名无系，宾主无适，己生贵而物生不逆。诚然，则不见可欲，非以窒欲也；迭与为主，非以辞主也。彼亟欲成其大者，恶足以知之！】

执大象，天下往。往而不害，【吕吉甫曰：虽相忘于道术，而未尝相离】安平泰。乐与饵，过客止。道之出口，淡乎其无味，视之不足见，听之不足闻，用之不足既。三十五章

【蛇之制在项，人之制在限。系其项，则废其螫；”艮其限”，则“列其夤”矣。其象甚微，制之甚大。故清虚者物之凑，而重浊者物之司也。不弃其司，不奔其凑；于空得实，于实得空；扼其重浊，以致其清虚。尝试念之：乐作饵熟，则虽有遄行之客，而游情以止，非以其归于情耶？所谓“常有欲以观其徼”也。然项之与限，非有情者也。无情者不可强纳有情以为之主，则冲淡晦寂而用无方，斯亦无欲之至矣。始乎重浊，反乎清虚；得乎清虚，顺乎重浊；有欲无欲，而常者未有变焉；斯执大象者之所独得与！】

将欲歛之，必故张之；将欲弱之，必故强之；将欲废之，必故兴之；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。【固者，表里坚定，终始不异】是谓微明。【王元泽曰：鬼神之幽将不能窥，而况于人】柔弱胜刚强。鱼不可脱于渊，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李息斋曰：此圣人制心夺情之道三十六章

【函道可以自适，抱道可以自存，其如鱼之自遂于渊乎！有倚有名，唯恐不示人，则道滞而天下测其穷。无门无毒，物望我于此而已。不以此应之，则天下其无如我何矣。无如我何，而天下奚往？是故天下死于道，而遭常生天下，用此器也。】

道常无为而无不为。侯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。镇之以无名之朴，夫将不欲。不欲以静，天下将自正。【化者归徼，正者归妙】三十七章

【藏朴者，终古而有器之用；见朴者，用极于器而止矣。故无名与有名为侶，而非能无也。畏其用而与有名为侶，故并去其欲。婴城以守国者，不邀折冲之功；闭阁以守身者，不为感悦之拒；知物之本正，而不敢正之以化也。其为道也，测之于重玄而反浅、闾之于妙门而反深。以为无用，而有用居然矣；以为有用，而无用居然矣。终日散而未始不盈，徼息通而蠕然似有。两垒立而善守其间，两端驰而善俟其反，则朴又何足言，而玄又何足以尽之哉？】

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上德无为而无以为；下德为之而有以为。【为之于无曰无以为，为之于有曰有以为】上仁为之而无以为；上义为之而有以为。上礼为之而莫之应，则攘臂而扔之。故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夫礼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乱之首。前识者，【明非在内，取前境而生，谓之前识】道之华，而愚之始。是以大丈夫处其厚，不居其薄；【锐而捷得名者为薄，退而养众始者为厚】处其实，不居其华。故去彼取此。三十八章

【虎豹之行，进而前，则不能顾其却。新木之植，盛其华，则不能固其根。然不能无所前矣，无已，其以朴者前乎！前者犯难，却者观变。以犯难者，敦重而不惊；以观变者，因势而徐辨。故不以识之锐抵天下之巇。何也？以失主乐取夫美名而昵之，以背众美之涵也，是德、仁、义、礼之可名而不常者也。故出而逾华，反而逾薄。唯先戒其前者，为能不德而德，无为以为。严君平云：“至至而一不存。”岂不存哉？诚无以存之。】

昔之得一者：天得一以清；地得一以宁；神得一以灵；谷得一以盈；【谷虚而受万，故曰盈】万物得一以生，王侯得一以为天下正。其致之也，谓天无以清，将恐裂；地无以宁，将恐废；神无以灵，将恐歇；谷无以盈，将恐竭；万物无以生，将恐灭；侯王无以正，将恐蹶。故贵以贱为本，高以下为基。是以侯王自称孤、寡、不谷。此非以贱为本邪？非乎？故致数舆无舆。是故不欲琤琤如玉，珞珞如石。【李息斋曰：轮盖辐辏，会而为车，物物有名，而车不可名。仁义礼智，合而为道，仁义可名，而道不可名。苟有可执，使其迹外见，贵者如玉，贱者如石，可以指名，而人始得贵贱之矣】三十九章

【愚者仍乎“一”，而不能“以”；智者曰“以”之，而不能“一”。
“以”者失“一”也，不“一”者无“以”也。“一”含万，入万而不与万为对。“以”无事，有事而不与事为丽。而况可邀，而况可执乎？是以酒熟而酤者至，舍葺而行者休。我不“得一”，而姑守其浊，以为之筐橐，而后“一”可“致”而不拒。夫贵贱高下之与“一”均，岂有当哉？乃贵高者功名之府，而贱下者未有成也。功立而不相兼，名定而不相通，则万且不尽，而况于“一”？故天地之理亏，而王侯之道丧。以大“舆”载天下者，知所取舍久矣。】

反者道之动；【方往方来之谓反。气机物化，皆有往来，原于道之流荡

，推移吐纳，妙于不静】弱者道之用。【坚强则有倚而失用，非道也。道之用，以弱动而已】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【道息于无，非反乎？迭上者，非动乎？赵志坚曰：物虽未形，已有是气。天地万物从一气而生，一气从道而生】四十章

【流而或盈，满而或止，则死而为器。人知器之适用，而不知其死于器也。若夫道。含万物而入万物，方往方来，方来方往，蜿蟺希微，固不穷已。乃当其排之而来则有，当其引之而去，则托于无以生有，而可名为无。故于其“反”观之，乃可得而觐也。其子为光，其孙为水，固欲体其用也实难。夫迎来以强，息往以弱，致“用”于“动”，不得健有所据，以窒生机之往来；故用常在“弱”，而道乃可得而“用”也。“动”者之生，天之事。“用”者之生，人之事。天法道，人法天，而何有于强？然而知道体之本动者鲜矣。唯知“动”则知“反”，知“反”则知“弱”。】

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闻道，大笑之。不笑不足以为道。故建言有之：明道若昧；进道若退；夷道若类；【在牛为牛，在马为马，类也。我道大似不肖，何类之有？然唯非马非牛，而亦可马可牛，何不类之有】上德若谷；广德若不足；建德若偷；质真若渝；大白若辱；大方无隅；【吕吉甫曰：沦于小测，反于大通】大器晚成；大音希声；大象无形；道隐无名。【常名不可名】夫唯道，善贷且成。四十一章

【有善贷者于此，则人将告贷焉，而彼非执物以赐之也。夫道，亦若是而已矣；然我未见物之告贷于道也。何也？物与道为体，而物即道也。物有来有往，有生有反，日饮于道，而究归于未尝或润；日烛于道，而要反于未之有明。无润无明，物之小成；不耀不流，道用自极。故欲勤，而莫致其力；欲行，而不见其功。盖“昧”、“退”、“辱”、“偷”之名，非虚加之也。然而受之不辞者，且得不谓之上士乎？】

道生一，【冲气为和】一生二，【既为和矣，遂以有阴阳。冲气与阴阳为二】二生三，【阴阳复二而为三】三生万物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。人之所恶，唯孤、寡、不谷，而王公以为称。故物或损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损。人之所教，我亦教之。【至道不在言，感触可尔】强梁者不得其死，吾将以为教父。四十二章

【当其为道也，函“三”以为“一”，则生之盛者不可窥，而其极至少。

当其为生也，始之以“冲气”，而终之以“阴阳”。阴阳立矣，生之事繁，而生之理亦竭矣。又况就阴阳之情才，顺其清以贪于得天，顺其浊以坚于得地，旦吸夕餐，呕酌充闷以炫多，而非是则恶之以为少，方且阴死于浊，阳死于清，而诟得所谓“和”者而仿佛之乎？又况超于“和”以生“和”者乎？有鉴于此，而后知无已而保其少，“损”少致“和”，损“和”得“一”。夫得“一”者无“一”，致“和”者无致。散其党，游其宫，阴阳在我，而不叛其宗，则“益”之最盛，何以加哉！】

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。无有入无间，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。不言之教，无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四十三章

【适燕者北驰，适粤者南骋；而无适之驾，则常得其夷而无所阻，辄践百为而无所悟。以觮解者，不能解不纠之结；以斧析者，不能析无理之薪。苟知实之有虚，因而袭之，则祈距万变，而我志无不得。夫炫其“坚”而修备，测其“间”而抵隙音多矣，道之所以终隐于“可道”也。】

名与身孰亲？身与货孰多？得与亡孰病？甚爱必大费；多藏必厚亡。故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【薛君采曰：乐今有之已多、无求翼辱？惧后益之有损，知几奚殆】可以长久。四十四章

【所谓至人者，岂果其距物以孤处哉？而坐视其变，知我之终无如物何，而物亦终无如我何也。故“辱”有自来，而“辱”或无自来；“殆”有自召，而“殆”或不召而至。然而以“身”捷得其眚而受其“名”，则不如无居之为愈也。故谓之善爱“名”而善居“货”，善袭“得”而善遣“亡”。“得”之于“身”，听然以消阴阳之沴；得之于天下，泮然以毙虎兕之威。】

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。大盈若冲，其用不穷。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辩若讷。寒胜躁，静胜热。【胜音升。叶梦得曰：知其所胜，孰往而不可为】清静为天下正。【为天下正，则天下自正。若欲正天下，益其寒热矣】四十五章

【阴阳交而人事烦，人事烦而功名著。故喜于有为者，其物之盈而往附之。已盈而往附焉，必损于己，遂思以胜之；我见其寒而趋火，热而饮冰，徒自困也。彼岂乐有此患哉？始亦以附彼者之易于求盈，而不知其至此也。而早啬于己，不惊于物，则阴阳方长，而不附之以为功名。始于不依，终于不竞，天

下正矣，而我若未有功。故貌见不足，而实享其有余。诚享矣，而又奚恤于貌之不足？】

天下有道，却走马以粪。天下无道，戎马生于郊。祸莫大于不知足；咎莫大于欲得。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四十六章

【祸发于方寸，福隐于无名。一机之动如蚁穿，而万杀之争如河决。故有道者，不为福先，而天下无祸。岂强室之哉？明于阴阳之亢害，而乐游于大同之圃，安能以己之已知，犯物之必害者乎？】

不出户，知天下；【章安曰：出户则离此而有知】不窥牖，见天道。【章安曰：窥牖则即彼而有见】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。是以圣人不行而知，不见而明，不为而成。四十七章

【道盈于向背之间。有所向，斯有所背矣。无所向，无所背，可名之中。乃使人贸贸然终日求中而不得，为天下笑。无已，姑试而反之。反非中也。而渐见其际。有欸乎，如光之投隙；有约乎，如丝之就络。物授我知而我不勤，乃知昔之逐亡子而追奔马者，劳而愚矣。非然，则天下岂有“不行而知，不见而名，不为而成”者哉？】

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。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。无为而无不为。取天下常以无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【天下不可取，繇天下之与我谓之取尔】四十八章

【损于有者，益于无。去其所取，全其未有取。未有取，则未有失。故宾百为，而天下来宾。犹且詹詹然以前识之得为墨守，则日见益而所失者积矣。故月取明于日，明日生而真月日死。安能舍此无尽藏，以取恩于天下之耳目哉？夫天下无穷，取者恩而失者怨，取者得而失者丧，此上礼之不免于攘臂，而致数舆之无舆也。】

圣人常无心，以百姓心为心。善者，吾善之；不善者，吾亦善之；德善。信者，吾信之；不信者，吾亦信之；德信。圣人在天下，歛歛焉，为天下浑其心，百姓皆注其耳目，圣人皆孩之。四十九章

【即有圣人，岂能使天下之皆孩邪？一生二而有阴阳，有阴阳而有性情，有性隋而有是非。夫性情之凝滞以干阴阳之肖者而执之，将遂以为常乎？常于此者，不常于彼矣。唯执大常以无所常，故恣阳亢阴凝之极，而百姓可坐待其及，我为焦土，百姓为灌潦；我为和风，百姓为笙竽。有渍而不受，有声而不留，则善之来投，若稚子学语于翁妪之侧，而况夫不善之注耳目者乎？呜呼！天下之有目而注者多矣，与之为目者，则亦注也。圣人不为目，而天下自此孩矣。】

出生入死。生之徒，十有三；死之徒，十有三；人之生，动之于死地，亦十有三。【苏子繇曰：生死之道九，而不生不死之道】一夫何故？以其生之厚。盖闻善摄生者，路行不遇兕虎，入军不被甲兵；兕无所投其角，虎无所用其爪，兵无所容其刃。夫何故？以其无死地。五十章

【有死地，无生地。无地为生，有地为死。试效言之矣。人之生也，神舍空而即用，形拔实以营虚，非其出乎？迨气与空为宅，形与壤为质。则死者非其入乎？虽然，既有生矣，遂以其出者为可继也，引绪旁生，据地而游，则死固死于静。生亦死于动。死于动者，能不静，而不能静于动也。静于动，则动于静，动静两用而两不用。静于动，则动可名为静；可名为静，静亦乐得而归之；所谓“守静笃”者此也。动于静，则静可名为动；可名为动，静与周旋而不死；所谓“反者道之动”者此也。故有地者三，无地以为地者三，鹜于地不地而究以得地者三。此自九而外，一之妙所难言与！然而摄生者其用在动，之死者其用亦动。何以效之？摄生者以得地为忧，动而离之。之死者以不得地为忧，动而即之。彼虽日往还于出入之间，而又恶知动哉？则甚矣，地之可畏也！兕虎之攫，必按地以为威；甲兵之杀，必争地以制胜。遇无地者，则皆废然而丧其杀机。杀不在彼，死去于我，御风音所以泠然善，云将所以畅言游也。】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【道之用曰德】物形之，势成之。【皆道之自然】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贵，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故道生之，德畜之；长之育之；成之熟之；养之覆之。【陆希声曰：稟其精谓之生，含其气谓之畜，遂其形谓之长，字其材谓之育，权其成谓之亨，量其用谓之毒，保其和谓之养，获其生谓之覆】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。是谓玄德。五十一章

【道既已生矣，而我何生？道既已畜，且覆之矣，而我何为？而我何长？邻之人炊其困粟以自饱，施施然曰我食之，夫谁信哉？乃彼未尝食于我，而未尝不食于此也。我唯灼而知之，顺而袭之，天下不相知而德我，我姑不得已而德之。物者形矣，势者成矣。虽灼知之，不名言之；虽顺袭之，不易置之；虽德我者不相知，终古而信之；亦可因万物之不相知也，而谓之玄德矣。】

天下有始，以为天下母。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，复守其母，没身不殆。塞其兑，闭其门，终身不勤。开其兑，济其事，终身不救。见小曰明，守柔曰强。用其光，复归其明，无遗身殃；是为袭常。五十二章

【言“始”者有三：君子之言始、言其主持也；释氏之言始，言其涵合也；此之言“始”，言其生动也。夫生动者气，而非徒气也。但以气，则方其生动于彼，而此已枵然矣。盈于彼，不虚于此；先天地生，而即后天地死；其息极微，用之无迹。小且无所执，而况于大？弱且不必“用”，而况于“强”？将孰从而致吾“见”与“守”乎？故方其“守”而“知”，“知”之在“守”；方其“知”而“守”，“守”之在“知”。生息无穷，机漾于渺。欲执之而已逝矣，欲审之而已迁矣，歎忽萧散，何所为“常”？于其不“常”，而阴尸其“常”，岂复在“子”“母”之涯涘邪？不然，以己之知与力，有涯之用，追随“子”“母”之变，未见其免于殃也。】

使我介然有知，行于大道，唯施是畏。大道甚夷，而人好径。朝甚除，田甚芜，仓甚虚；服文采，带利剑，厌饮食，财货有馀；是为盗竽。非道也哉！【疾周末文胜】五十三章

【天下不胜“知”也。“知”而“施”之，则物之情状死于己之耳目，而耳目亦将死于情状矣。然则将去知乎？而知亦无容去也。有知者，有使找知者。知者自谓久知，而使我知者用其“介然”而已。知“介然”之靡常，则己无留好。己无留好，而天下不羨其留，虽施不足畏，而况于知？俄顷之光，而终身之据；己尚之物，亦从而尚之。莽、操之奉尧、舜为竽，黄巾、赤眉之奉汤、武为竽，与阴阳之沴奉凝滞之冲气以为竽而盗其生等也。道之不可以“介然”行也，如斯夫！】

善建者不拔，【吕吉甫曰：建之以常无有】善抱者不脱，【吕吉甫曰：抱

神以静】子孙以祭祀不辍。修之于身，【以善建善抱者修之】其德乃真；修之于家，其德乃馥；修之于乡，其德乃长；修之于邦，其德乃丰；修之于天下，其德乃普。故以身观身，以家观家，以乡观乡，以邦观邦，以天下观天下。吾何以知天下然哉？以此。五十四章

【以己与天下国家立，则分而为朋矣。彼朋“建”，则此朋“拔”；彼朋“抱”，则此朋“脱”。然而有道者，岂能强齐而并施之哉？事各有形，情各有状，因而观之，可以无争矣。而流动于情状之中，因其无可因，以使之自因者，所谓“知之以此”也。方且无“身”，而身何“观”？方且无乡、邦、天下，而我又何“观”？方且无之，故方且有之。析于所自然，而转于所不得已，则匪特“朋亡”，而已物相见之真，液化脉函，固结以寿于无穷，是谓“死而不亡”。】

含德之厚，比于赤子。毒虫不螫，猛兽不据，攫鸟不搏。骨弱筋柔而握固。未知牝牡之合而媵作，精之至也。终日号而不嘎，和之至也。【由斯以观，则人无日不精，无所不和。以此立教，犹有执堕地一声为本来面目者】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。益生曰祥。【求益其生，是为灾祥】心使气曰强。【气自精和，使之刚躁】物壮则老，谓之不道，不道早已。五十五章

【以一己受天下之无涯，不给矣。忧其不给，将奔心驰气，内争而外渝。然且立德以为德，吐为外景，而不知中之未有明也。含而比于赤子者，德不立德；德不立德，而取舍无迹；无迹则“和”。不立德以为德，则阴阳归一，阴阳归一则“精”。如是者，大富不资，大劲不折，而犹有“使气”“益生”之患乎？故闭之户牖，无有六合；守之酣寝，无有风雷；至人无涯之化，赤子无情之效也。】

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【非特不使人窥其喜怒，亦且使道无间于合离】塞其兑，闭其门，挫其锐，解其纷，和其光，同其尘，是谓玄同。故不可得而亲，不可得而疏；【即之则大似不肖，违之又不出于此】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；【雨不能濡空使有生，日不能暎空使有热】不可得而贵，不可得而贱。【贵贱者名也，繇贵有贱。无名则无贵而无贱】故为天下贵。【严君平曰：五味在口，五音在耳，如甘非甘，如苦非苦，如商非商，如羽非羽，而易牙、师旷能别之。音味尚尔，况妙道乎？至人之游处，显则与万物共其本，晦则与虚无混其根，语默随时而不殊，卮言日出而应变，足以谓之玄同也】五十六章

【夫将同其所同，则亦异其所异。同者我贵之，而或贱之；异者我贱之，而或贵之，何也？以我之贵，知或之贱；以我之贱，知或之贵也。唯不犯物者，物亦不犯我。非不犯也、物固莫能犯之也。因而靡之，坐而老之，使明如列炬，暗如窞土，锐如干将，纷如乱丝，一听其是非之无极，终不争同己以为贵，乃冒天下之上，以视天下短长之命。玄乎！玄乎！而何言之足建乎？】

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。吾何以知其然哉？以此：天下多忌讳，而民弥贫；人多利器，国家滋昏；人多伎巧，奇物滋起；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。故圣人云：我无为，而民自化；我好静，而民自正；我无事，而民自富；我无欲，而民自朴。五十七章

【天下有所不治，及其治之，非“正”不为功。以“正”正其不正，恶知正者之固将不正邪？故“正”必至于“奇”，而治国必至于“用兵”。夫无事者，正所正而我不治，则虽有欲为奇者，以无猜而自阻，我乃得坐而取之。彼多动多事者则不然，曰“治者物之当然，而用兵者我之不得已也”。方与天下共居其安平之富，而曰不得已，是谁诒之戚哉？故无名无器，无器无利，无利无巧，无巧则法无所试。故欲弭兵者先去治。】

其政闷闷，其民淳淳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是以圣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刳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孰知其极？其无正也。【尝试周旋回翔于理数之交，而知其无正邪，彼察察然迓福而避祸者，则以为有正】正复为奇，善复为妖。人之迷，其日固久。五十八章

【果其无“正”耶，则圣人何不并“方”“廉”“直”“光”而去之，去者必矫，今之矫，后之所矫也。弓之张也弣外，则其弛也弣内。然则天下遂无一或可者与？圣人知其无正，则亦知其无奇，而常循其冲。“人之所畏，不敢不畏”，则善人不能操名以相责。“天下注目，我皆孩之”，则不善人不能立垒以来争，是故远“割”“刳”“肆”“耀”之伤，而作“方”“廉”“直”“光”之保，则气数失其善妖，而奇正忘于名实。不然，避祸而求福于容，容亦迷而速其妖尔。】

治人事天，莫若嗇。夫为嗇，是谓早服；早服谓之重积德；【韩非曰：思虑静，故德不去；孔窍虚，则和气日入】重积德则无不克；无不克则莫知其极

；莫知其极，可以有国；有国之母，可以长久；是谓深根固柢，长生久视之道。五十九章

【“人”之情无尽，取而“治”之，则不及情者多矣，“天”之数无极，往而“事”之，则无可极者远矣。以其敝敝，从其浩浩，此冀彼之恩，而彼冀望此以为怨。怨不可以有国，而敝敝穷年，亦“根”败“柢”枯，而其“生”不延。迨其不延，悔而思“服”，岂不晚与！守之圜中，鲜所“治”，鲜所“事”。情万而情情者一，数万而数数者并一不存。或疑其吝而不德，而不德之德，天人无所邀望于始，则亦无所怨恫于终。而批却导窾，数给不穷者，宁有讫乎？故牡之触有穷，而牝之受无所止。“重积德”者，天下歆其受而归我，席虚以讲天下，此“有国”之与“长久”两难并者，而并之于此。并之于此，则岂有不并于此者哉？】

治大国，若烹小鲜。以道莅天下，其鬼不神；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伤人；非其神不伤人，圣人亦不伤人。夫两不相伤，故德交归焉。六十章

【动天下之形，犹余其气；动天下之气，动无余矣。“烹小鲜”而挠之，未尝伤小鲜也，而气已伤矣。伤其气，气遂逆起而报之。夫天下有“鬼神”，揉治乱于无形；吾身有“鬼神”，燥生死于无形。杀机一动，龙蛇起陆，而生德戕焉。静则无，动则有，神则“伤人”，可畏哉！“载营魄抱一而不离”，与相保于水之未波。岂有以治天下哉？“莅”之而已。】

大邦者下流，天下之牝，天下之交也。牝常以静胜牡，以静为下。【静以居下，厚德载物】故大邦以下小邦，则取小邦；小邦以下大邦，则取大邦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大邦不过欲兼畜人，小邦不过欲入事人。夫两者各得其所，大者宜为下。六十一章

【道莫妙于受。受而动，是名受而实不受也。欲受而动，是实受而名不受也。天下相报以实，而相争以名，阴阳之于人固然，况人事乎？语其极，则欲“兼畜人”，非能畜人；欲“入事人”，非能事人。何也？实元动也，况欲之而又不能静乎？愈大则愈可受。人能为阴阳之归，其处下尤甚。静其欲，静其动，江海之所以为百谷王也。】

道者万物之奥。善人之宝，不善人之所保。美言可以市尊，尊行可以加人

。【不善人保之，善所以贵。然可市而不市，可加而不加，斯乃为奥】人之不善，何弃之有？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虽有拱璧以先驷马，不如坐进此道。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？不曰：求以得，有罪以免邪？故为天下贵。六十二章

【繇此验之，则有道者不必无求，而亦未尝讳罪耶？无求则亢，讳罪则易污，有道者不处。天下皆在道之中，善不善者其化迹，而道其橐籥。是故无所择，而聊以之深其息。知有所择也，是天子三公之为贵，而拱璧驷马之为文矣，岂道也哉？时有所求，终不怀宝以自封；或欲免罪，终不失保以孤立。和是非而休之以天钧，天下皆同乎道，而孰能贱之？】

为无为，事无事，味无味。大小多少，报怨以德。【吕吉甫曰：归于无物，故可以大。可以小，可以多，可以少】图难于其易，为大于其细；天下难事，必作于易，天下大事，必作于细。是以圣人终不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夫轻诺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难。是以圣人犹难之，故终无难矣。六十三章

【愤兴长养者，人之所见“大”也。恩怨酬酢者，人之所见“难”也。秋脱之叶，春之所荣；重云之屯，雨之所消；非果为“大”而为“难”，审矣。道其犹水乎！微出于险，昌流非盈。盈，循末而见其盈，不知其始之有以持之也。如是，则圣人劳矣乎！而能不劳者，托于无也。无“大”则若“细”，无“易”则若“难”，保其无而无往不得。所难者，保无而已矣。】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谋。其脆易泮，其微易散。【道自有此四几】为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乱。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；九层之台，起于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【既合抱而仍有毫末，既九成而仍资累土，虽千里而不过足下】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。【苏子繇曰：与祸争胜，与福生赘，是以祸不救而福不成】是以圣人无为，故无败；无执，故无失。民之从事，常于几成而败之。慎终如始，则无败事。是以圣人欲不欲，不贵难得之货；学不学，复众人之所过；【刘仲平曰：欲众人之所不欲，不欲众人之所欲；学众人之所不学，不学众人之所学；复其过矣】以恃万物之自然，而不敢为。六十四章

【失有道者，不为吉先，不为福赘。“未有”、“未乱”而逆治，其事近迎。“几成”而“慎”有余，其事近随。迎随之非道，久矣，非以其数数于往来而中敝邪？孰知夫往者之方来，而来者之方往也？又孰知夫往者之未尝往，而来者之来尝来也？戒其随，始若迎之；戒其迎，始若随之。又孰知夫迎随之可避，而避迎随之亦可戒也？或敝或避，因物者也。兼而戒之，从事其易者

，因道者也。因物者不常，因道者致一。一无所倚，迎几“早服”，此以“恃万物主自然而不为”。】

古之善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。民之难治，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国，国之贼；不以智治国，国之福。知此两者亦楷式。常知楷式，是谓玄德。玄德深矣，远矣，与物反矣，反乃至至于大顺。【吕吉甫曰：与物反本，尤所于逆】六十五章

【顺之则与天下相生，“反”之则与吾相守。生者，生智，生不智；生福，生祸；生德，生贼；莫必其生，而顺亦不长也。守者，吾守吾，天下守天下，而不相诏也。夫道之使有是天下也，天下不吾，而吾不天下，久矣“楷式”如斯，而未有易也。仿其“楷”，多其瓮缶而土裂于邱；学其“式”，多其觚豆而木落于山，天下其为我之瓮缶与其觚豆乎？彼且不甘而怨贼起矣。物欲出生，我止其芽，则天下全其膏润。心欲出生，我止其几，则魂魄全其常明：非故“愚之”也，“以明”者非其明也。】

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百谷王。是以圣人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；欲先民，必以身后之。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，【人不重，重仍在己也。凡上轻下重。处上而不以重授人，唯圣人为然】处前而民不害。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。以其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六十六章

【未易下，尤未易“善下”，故天下之为江海者鲜矣：将欲抑之，而激之必亢；将欲浚之，而祇以不平。而不但此也。独立而为物所归，则积之必厚；积厚而无所输，则欲抑之、浚之而不能。故唯江海者，“善下”者也。江则有海，海则有尾闾。圣人有善，则过而不留。受天下之归而自不餍，天下亦孰得而厌之？故返息于踵，返踵于天，照之以自然，而推移其宿气，乃入于”寥天一”。】

天下皆谓我道大，似不肖。夫唯大，故似不肖。若肖，久矣其细也夫！我有三宝，持而保之。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慈故能勇；俭故能广；不敢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长。今舍慈且勇；舍俭且广；舍后且先；死矣！夫慈以战则胜，以守则固。天将救之，以慈卫之。六十七章

【曰蚕“肖”蠋，不能谓蠋之即蚕也。曰蚕“肖”蚕，不能谓此蚕之即彼

蚕也。求名不得，而举其“肖”，然且不可，况欲执我以求“肖”乎？终日“慈”，而非以“肖”仁；终日“俭”，而非以“肖”礼；终日“后”，而非以“肖”智。善无近名，名固不可得而近矣。无己，远其刑而居于无迹，犹贤于“肖”迹以失真乎！不然，“天将救之，以慈卫之”；苻坚不忍于慕容，而不救其死，非以其求“肖”也哉？】

善为士者，不武；善战者，不怒；善胜敌者，不与；善用人者，为之下。是谓不争之德，是谓用人之力，是谓配天古之极。六十八章

【避杀者不可为，犹之乐杀者不可长也。或以有所乐，或以有所避，皆谓生杀之在己而操纵之，是谓窃天。不致其乐，避于何庸？故“以正治国”者，将以弭兵而兵愈起；“善为士”者，可以用兵而兵不伤。知天之化迹，有露雷而无喜怒；知古之“楷式”，有消长而无杀生，有道者之善用人，岂立我以用人哉？人已然而因用之也。】

用兵有言：吾不敢为主，而为客；不敢进寸，而退尺。是谓行无行；【户刚切】攘无臂；扔无敌；执无兵。祸莫大于轻敌，轻敌几丧吾宝。故抗兵相若，哀者胜矣。【道之于天下，莫不然者。而战其一】六十九章

【居道之宫，非“主”非“客”；乘道之机，亦“进”亦“退”。而“主”不知“客”，“客”能知“主”，繇其相知，因以测非“主”非“客”之用；“进”无“退”地，“退”有“进”地，因其余地，遂以袭亦“进”亦“退”之妙。“主客”之间有宫焉，“进退”之外有用焉。“无行”、“无臂”、“无敌”、“无兵”者，如斯也。远死地而致“微明”，不“胜”其何俟焉？欲猝得此机而不能，将如之何？无亦姑反其势而用其情乎！以“哀”行其“不得已”，所以敛吾怒而不丧吾“三宝”也。】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夫唯无知，【物之自然，非我言之，非我事之，我亦繇焉而不知】是以不我知。知我者希，则我者贵。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。七十章

【大喧生于大寂，大生肇于无生。乘其喧而和之，不胜和也。逐其化而育之，不胜育也。唇吹竽，则指不能拊瑟；仰承蝉，则俯不能掇螭。故天下之言，为唇为指；天下之事，为承为掇。逐逐其难而终不遇，乃枵然以自侈其知之

多，岂有能知我者哉？我之自居于“希”也，天下能勿“希”乎？故大谷无纤音，而大化无乳字。谢其喧而不敏于化，盖披褐以乐居其“易”，而怀玉以潜袭其“希”也。】

知不知，尚矣；不知知，病也。圣人不病，以其病病。夫唯病病，是以不病。七十一章

【府天下以劳我，唯其知我；官我以割天下，唯其知天下。夫岂特天下之不胜知？而知者，亦将倚畔际而失迁流。故圣人于牛忘耜，于马忘驾，于原忘田，于材忘器，闷闷于己而不见其府，闷闷于天下而无以为官。若夫制万族之宇而效百骸之位，已有前我而市其余知者，方敦之以为劳，而苦其多遗，沉浮新知，以遁故器，而曾莫之病乎？】

民不畏威，则大威至。【李息斋曰：民不畏威，非天下兼忘我者不能】无狎其所居，无厌其所生。夫唯不厌，是以不厌。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；自爱不自贵。故去彼取此。七十二章

【侈于有者穷于无，填其虚者增其实，将举手流目而无往非“狭”也，亦举手流目而无住非“厌”也。有“居”者，有居“居”者。有“生”者，有生“生”者。居“居”者浹于“居”之里，瀕洞盘旋，广于天地。生“生”者保其“生”之和，婉孌萧散，乐于春台。而自弃其乐，自塞其广，悲哉！屏营终夕，不自聊而求助于“威”也。是故去“见”则不广而广，去“贵”则乐不以乐。日游于澹远，以释无穷，恢乎有余，充乎有适。忘天下而不为累，天下亦将忘之。盖居“居”而生“生”者，天下之固有也，而我奚“见”而奚“贵”乎？】

勇于敢则杀，勇于不敢则活。此两者，或利或害。天之所恶，孰知其故？天之道，不争而善胜，不言而善应，不召而自来，繹然而善谋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。七十三章

【执“不敢”以“勇”，“敢”矣；“不敢”其所“不敢”，“勇”矣。“勇”“敢”之施，“杀”“活”之报，天乘其权，而我受其变，“难”矣。圣人畏其“难”，而承其“活”，不辞其“杀”，故“活”在己而“杀”任天下。何也？以己受“活”，则必有受“杀”者，气数之固然，而不足诘也。夫

唯已“活”而非以功，天下“杀”而无能罪，斯以处劝罪之外，而善救人物，我无“杀”“活”而天下亦“活”。彼气数者，日敝敝以“杀”“活”为劳，其于我也，吹剑首之映而已矣。是以圣人破“天网”而行“天道”。】

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若使民常畏死，而为奇者，吾得执而杀之，孰敢？常有司杀者杀。【张文潜曰：万物泯泯，必归于灭尽而后止】夫代司杀者杀，是谓代大匠斫，夫代大匠斫者，希有不伤其手矣。七十四章

【木当其“斫”，岂有避其坚脆者哉？故盗跖、鲍焦相笑而无已时也。拣其所笑，以为或是或非，执秕糠以强人之所固不信，遂将乘人之死以验己之得，而要之为利，则于杀有喜心，于杀有喜心者，于天下未有损，而徒自剥其和也。圣人知理势之且然，故哀天而目击夫化。化日迁而不得不听，听化而哀之也抑深矣。岂求以近仁名邪？近仁名者，是有司生者而代之生也。代之生，代之杀，皆愚也。圣人终不为愚，故似不肖。】

民之饥，以其上食税之多，是以饥。民之难治，以其上之有为，是以难治。民之轻死，以其上求生之厚，是以轻死。夫唯无以生为者，是贤于贵生。七十五章

【夫食税者上，而饥者民；有为者上，而难治者民。彼此不相知而相因，诚有之矣。统吾之生而欲生之，无异养矣。孰知其不相知而相因也，肝胆之即为胡越乎？故同其异，则胡越肝胆也；异其同，则肝胆胡越也。于彼有此，于此有彼，彼此相成，而生死不相戾，岂能皆厚而莫知有轻哉？脉脉使其知，则筋骨血肉之皆虚，而冲虚无有之皆实。故曰：“冲而用之或不盈。”诚不盈矣，知得入之而不窒，奚其生之厚而死之轻也？】

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坚强。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故坚强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是以兵强则灭，木强则共。董思靖曰：人共伐之强大处下，柔弱处上。七十六章

【强弱者，迹也。夫岂木之欲生，而故为柔脆哉？天液不至而糟粕存，于是而坚枯之形成矣。故坚强者，有之积也；柔弱者，无之化也。无之化，而尚足以生，况其未有化者乎？不得已而用其化以为柔弱，以其去无之未远也。夫无其强者，则柔者不凝，天下之所以厚树其质也。而孰知凝之即为死之徒乎

？质虽固其已有而不可无，而用天地之冲相升降，则岂唯处上者之柔弱也，即其处下者而与枯槁远矣。】

天之道，其犹张弓欤？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；有馀者损之，不足者补之。天之道，损有馀而补不足。人之道，则不然，损不足以奉有馀。孰能有馀以奉天下，【不损】唯有道者。是以圣人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处，其不欲见贤邪。七十七章

【唯弓有“高”“下”，而后人得施其“抑”“举”；唯人有“有余”“不足”，而后天得施其“损”“补”。夫自损者固未尝无损，而受天损者，其祸烈矣。圣人之能不祸于天者，无祸地也。夫岂但劳天下以自奉者为奉有余哉？人未尝不肖而欲贤之，人未尝乱而欲治之，美誉来归而腥闻赠物，非乐天下之败以自成乎？故一人安位，天下失据；一日行志，百夫伤心；杀机发于诰誓，而戎马生于勋名，然则庸人之自奉俭，而贤者之自奉奢，可不畏哉！】

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，以其无以易之。弱之胜强，柔之胜刚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是以圣人云：受国之垢，是谓社稷主；受国不祥，是为天下王。正言若反。七十八章

【无“攻”之力，有“攻”之心，则心鼓其力。无“攻”之心，有“攻”之力，则力荡其心。心力交足以“攻”，则各乘其权，身以内各挟其戈矛以屡变；而欲以“攻”天下，能不瓦解者，未之有矣。虽然，莫心为甚。夫水者，岂欲以敌坚强而为攻者哉？受天下之“垢”也，终古而无“易”心，而力从之。何也？水之无力，均其无心；水之无心，均其无力也。故“弱其志”者无“易”志，“虚其心”者无“易”心，行乎其所不得已，而不知坚强之与否，则险夷无易虑，无他，寓心于汗漫而内不自构也。寓心于汗漫，无所畏矣。内不自构，和之至矣。和于中，无畏于外，天下其孰能御之！】

和大怨，必有余怨；报怨以德，安可以为善？是以圣人执左契，而不责于人。【左契，受债者之所责司之，听人之来取而已】有德司契，【左契】无德司彻。【彻，通也，均也，欲通物而均之】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【李息斋曰：盖亦司契而已】七十九章

【既不欲攻之，则从而“和”之，欲有为于天下者，舍二术无从矣。夫物

本均也，而我何所通？物苟不通也，而我又何以均？无心无力，怨自不长。有心者心定而释，有力者力穷而返。不待无所终而投我，而先就之以致均通之德，是益其怨而怨归之矣。圣人知其然，阴愆阳忒之变，坐而消之，天固自定；静躁寒热之反，坐而胜之，身固自安；儒墨是非之争，坐而照之，道固自一。无他，无所亲斯无所疏，物求斯与，而已不授也。】

小国寡民。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；使民重死而不远徙。虽有舟舆，无所乘之，虽有甲兵，无所陈之。使民复结绳而用之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乐其俗。邻国相望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，不相往来。八十章

【夫天下亦如是而已矣。以“寡小”观“寡小”，以强大观强大，以天下观天下，人同天，天同道，道同自然，又安往而不适者哉？推而准之四海之广：贤贵“安其居”，而贱不肖“不来”，则贤贵定；贱不肖“安其居”，而贤贵“不往”，则贱不肖和。反而求之一身之内：耳目“安其居”，而心思“不往”，则耳目全；心思“安其居”，而耳目“不来”，则心思正。“抱一”者，抱其一而不彻其不一，乃以“玄同”于一，而无将迎之患。】

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善者不辩，辩者不善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圣人不积，既以为人己愈有，既以与人己愈多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【人则有利必有害】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。八十一章

【以所“有”“为人”，则人“有”而已损；以“多”“与人”，则人“多”而已贫。孰能知无所为者之“为人”邪？无所与者之“与人”邪？道散于天下，天下广矣，故“不积”。道积于己，于是而有“美”，有“辩”，有“博”。既“美”且“辩”，益之以“博”，未有“不争”者也。乃其于道之涯际，如勺水之于大海，挥之、饮之，而已穷。俯首而“为”，恶知昂首而“争”？不问其“利”“利”自成，恶与“害”逢？能不以有涯测无涯者，亦无涯矣。“休之以天钧”，奚“为”、奚“与”，又奚穷哉？】